

爱情传奇

〔法〕朱丽娅·克莉斯特娃 著

姚劲超 姜向群 戴宏国 译



爱情传奇

〔法〕朱丽娅·克莉斯特娃 著

姚劲超 姜向群 戴宏国 译

华夏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45号

TALES OF LOVE

by

Julia Kristev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爱情传奇

【法】朱丽娅·克莉斯特娃 著

姚劲超 姜向群 戴宏国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西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245千字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80053—443—X/B·044

定价：6.50 元

译者的话

J·克莉斯特娃(1941——)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西方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于1969年在巴黎出版的《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一书，提出了“过程中的主体”的思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爱情传奇》，是她运用自己的符号结构理论研究人类性爱规律的最新成果。该书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备受推崇，结构主义大师巴尔特称之为“吹进我们周围的一缕清风”，而且很快被译成德文和英文，在欧美国家广为流传。本书就是根据该书的英译本译出的。

在本书中，克莉斯特娃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从人的个体经验入手，结合分析西方文学史上的若干名著的爱情纠葛，把对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的批判手法贯穿于研究中，并且以哲学和伦理学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她在上一本书《令人恐怖的力量》中所采用的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思维方式。总观全书，作者沿着两条线索展开思路：一条是从柏拉图和《圣经》开始，经过奥维德和普罗提诺，到但丁·瓦勒里和纪德结束。另一条则经过圣·保罗、克莱温克斯的伯纳德和托马斯·阿奎那，通向莫扎特的《唐·乔万妮》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除了众所周知的文学经典之外，她对多种风格文学作品中的性爱主题也进行了分析，这些作品的作者包括：中世纪的抒情诗人、两个版本的《玫瑰色的梦》的作者，17世纪的神秘人物贞德、奎亚以及波多雷、斯汤达和巴太尔。由于

作者没有采取哲学论著通常所采取的那种纯哲理的思辨方法，而是融文学作品的分析于玄奥的哲思中，所以本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尽管作者对人类之爱这种最为隐秘莫测的情感的分析堪称细致入微，也不乏新鲜见解，但她赖以致思的方法和某些结论却有不少缺失和偏颇。首先，她仍未摆脱早期弗洛伊德片面强调幼年经验的窠臼，过分渲染个人体验，而忽略了后天环境尤其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类情感包括爱情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挖掘典型文学形象的内心世界时，也很少顾及到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从而不能全面把握导致这些人物情感纠葛的根源。其次，本书是作者运用其符号结构理论探究人类心理过程的一次尝试，然而符号结构理论本身则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方法论上的弱点。作者1973年曾这样阐述其符号结构理论，她说，“符号学所发现的是……支配任何社会实践的规律，或者如人们所喜欢说的，影响任何社会实践的主要强制力在于，它具有指示能力，即它是象语言那样表述的”。由此可以看出，符号结构理论把支配社会实践的规律仅仅归结于如语言规则一样简单、静观、形式化的东西，而完全置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人们社会关系于不顾。因而，在本书中，作者所关心的也未超出爱情隐喻之类符号化的情感“规则”，没有揭示爱情的历史内涵和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语境”。符号结构理论的缺失，由这本书中可见一斑。最后，需要读者注意的是，由于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由于部分章节是作者结合自己个人的内心体验写出的，有些语言过于诗化，脱离生活现实；在谈到爱时把所谓上帝之爱与人类之爱混为一谈，沉溺于虚幻飘渺的情感超升。对此，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联系上下章节理解，并运用头脑，分清良莠，辨明芜菁。

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是觉得，本书作为一本在国外拥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具

体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这样一个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关心的古老而常新的主题，是一个创举；它对我们研究和认识爱情这一人类最微妙情感，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由于本书翻译难度较大，粗疏及误译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0年4月

目 录

导 论	爱情的颂歌	(1)
	爱是一种烦恼、一种许诺、一种认可——自恋行为与理想化——引诱之爱、转移之爱——灵魂的终极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一章	弗洛伊德与情爱：快感及其缺憾	(17)
	自恋欲：人类空虚的屏幕——移情：对隐喻对象的认同——一个直接的无目的的认同——转喻目标和隐喻目标——爱或恨的心理自居——歇斯底里与无能之间——理想的原动力——直觉的与绝对的——非我——波斯人或基督徒——引诱者或理想之父——约翰与空虚——玛丽与母亲的早逝——马太和反农神的游手好闲者	
第二章	男人和女人的爱	(48)
一、	躁狂的厄洛斯、升华的厄洛斯：关于男性性行为	(48)
	爱情概念的沿革——同性恋厄洛斯、哲学厄洛斯——男性崇拜的阴影：一幕施虐受虐狂心理剧——从精神错乱到完美——雌雄同体——第一个柏拉图式的女人：一个女祭司——贫困神和方便神之间：升华的厄洛斯——单一的性本能——男性性本能——笑对死亡——性灵魂——自身的他性	
二、	神圣的狂热：男人和女人	(70)
	没有代表性的法则——历史、记忆与男性崇拜——隐喻者的隐喻——他活着：他匆匆而去——表述的修辞形式是情诗——无穷大与重复——一段对话——歌曲与肉体——性与上帝——正常夫妻——一个妻子的辩护	

第三章 自恋及其对象(86)

一、纳克索斯：新的精神错乱(86)

纳克索斯神话——新柏拉图主义的映射式影像理论——
寻找圣父的尤利西斯——爱情：看不见的奇观——眼睛—
形象—女人——孤独伴随着孤独者——没有对象的生命
——失败的对象

二、我们的信条：现象 (103)

弗洛伊德在纳克索斯王国——关于死的方式——骗局是
必需的——仿效纳克索斯者：男人和女人——一个反纳克
索斯者——孩子气的纳克索斯——可爱的纳克索斯是“漂
荡”之人

第四章 爱神和人类的原始欲望 (115)

一、上帝就是爱 (115)

一份公正无私的礼物——死是一种洗礼——同化和类推
——对幻想的叙述：具体化——我的肉体与他的名声——
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保罗和约翰——对上帝的
口头虔诚

二、情感·欲望·性爱 (125)

文艺复兴早期——充满情爱的12世纪——情感是什么？
——被动的情欲——不同的平面：牛的身体——欲望：强
烈的欲望和纯洁的欲望——完美与丧失——爱的阶段：
原始的肉体之爱——攫取：二元论的证据——神圣的狂
热：异教还是自由？——道德和幸福

三、托马斯·阿奎那：自然之爱与自我之爱 (142)

“我为存在而爱”——爱自己或别人：自我崇拜——自我平衡
——受欢迎的生命——博爱与自我之爱——自然之爱是
一种判断——爱的理性——爱的选择：适应性——认同感
与类似性——他人之爱的慰藉及其思想准备——灵魂的
拯救：自我之爱的本质——斯宾诺莎的快乐：理智的爱

第五章 不安本份者 (158)

一、唐·胡安的可能之爱	(153)
男性的诱惑力——故事和音乐、道德与造物主——莫里哀：理想主义的喜剧——一个反人道主义者——怪人：无名无姓——诱奸行为的升华——女性，令人追寻之物——唐·胡安主义的模仿者及其女人们	
二、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悲剧	(173)
法律的规范——隐秘与第三种势力——死亡之爱——阳光与暗夜——爱的奴役，莎士比亚与哈姆奈特——仅有的爱与恶——母亲：爱侣的根基——做夫妻并不理想——珍妮的梦——恋人长眠了	
三、圣母悼歌	(196)
母亲与原初自恋——一神论中无意识性的胜利——无性别无死亡的玛利亚——权力的象征——被崇拜与被否定的——器官的功能——女性特有的……	
第六章 隐喻之爱	(214)
一、爱的阵痛：隐喻的领域	(214)
表面化阶段——隐喻的概念和主题——先验性与演绎法——类存在或非实在性——精神分析：诗和历史——转换意义的象征理论	
二、抒情诗人：从高尚的浪漫到寓言故事	(225)
行动从语言开始——被歌唱的语言——缠绕在一起的语词——两种使命：圣母与欢乐——从诗歌到故事——自我迷恋者纳克索斯——象征或教化——讽刺性的故事	
三、纯洁的沉思：贞德·圭亚的完善性	(238)
寂静教和政治学——亵渎行为——“心心相印”——欲望的放弃和内省——对审判的反抗——地狱是一场梦——情感是有形的吗？——使人悲哀的“空无”——爱的对象：语言——“母亲认为我过于早熟”——无法超越父亲的意志——寂静是虚构的母亲——父亲的译码：语言的误用——喋喋不休与失望的言辞	

四、波多雷或无限性，芳香与恋童 (256)

理性法庭前的纳克索斯——朱思汀或干树枝——构成派的痛苦——爱神丘比特的伪造——性爱的隐喻：灵魂的矛盾性——不可见的隐喻：副感觉——香气凝结了——虚饰的外表——升华

五、斯汤达和政治学。自负者的爱 (276)

欲望政治学：《红与黑》、《巴马修道院》——虚假性——幻想的具体化——障碍和视觉——女主人——作家：病态感伤者——女性的死亡——伪装——两个女人之间——可怕的男性和女性——斯汤达，女权主义者——斯汤达的信仰

六、巴太尔和太阳 (297)

意义的衰落：淫乱——不必要的叙述——性的表达——死的本能

七、外星人求爱的痛苦 (303)

危机——精神世界的消失——纳克索斯，我的伙伴和兄弟——爱与思想——反常的外观：作为过程的想象——爱情对话与移情——从凯鲁比诺到外星人

导论 爱的颂歌

无论怎样追溯我对爱的回忆，我都觉得对爱的本质的探索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记忆牵涉到一种超乎性欲的兴奋，也就是一种与十足的痛苦同样强烈、无节制的兴奋。我们很难最为明确、最为恰当、毫无掩饰地表述它。爱是一种奇特的隐喻，是一种文学。鉴于爱的这种奇特性，我仅能在第一人称上使用这个字眼。然而，我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是一种关于爱的哲学，即精神分析。如果这种分析不是一种经由爱的体验（这种体验的重新开始仅仅是要被取代、被更新）所做的对人类之爱再生源泉的广泛探寻，如果不是发泄被压抑的情感，那么，至少也是一种对人类情爱历程中隐秘生活素材的收集和论述。难道这种论述和分析不正有利于人类情爱主体的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吗？

爱是性欲和（与其体验有关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统一。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我自己爱的特殊命运（或者，应该说，这是隐藏在失眠幌子下的我自己的脆弱的命运？）使得我在讲述这个问题时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这种命运也使我更偏爱那种无拘束的、奔放的、多少带有色情心理的描述，这种描述的用语多少有点过时，也可以叫做“延缓行为”（deferred action）。这难道不正是精神分析家们未曾开垦过的处女地吗？

不能简单地把这些议论看成是对感情伤害的防范、回避或者惧怕。实际上，在恋爱期间如果带着情欲和对异性的渴求，我们就有一种不得不去耗费精力和情感的感觉，而这实际上不就是对伤害对方的感情所要付出的代价吗？在绝对意义上，这种感情的放

纵会走向对被爱者的侵害。尽管这种爱被准确地称为“粗野”，但它也同样会走向另一种极端：带有十分强烈的、超自我的、甚至有些残忍的理智，而这足以使对方暂时产生烦恼。圣歌给予爱侣的所有恩赐，几乎就是对人的自恋能力的赞美，为了这种自恋欲，人类可以牺牲爱情，甚至可以牺牲自身。

如果我把爱看成需要经历冲突和误解的严酷考验——同时它的含义是宽泛而隐晦的——那是因为，藉比它可以使我免于在各种各样的神经机能患者的胡言乱语中被窒息而陷入绝境。这样做，也使我不至于在听到我的精神分析对象提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困境和不适时，被迷惑而不知所措，但这并不会冒死的危险，而会带来生的希望。这种情形是在对暗示含义的思虑中得出的。的确，当一个人沉迷于爱时，他的自身同一性的界限开始消失了，与此同时，爱的内涵和外延的精确性也在关于爱的争论中变得模糊不清了。当我们谈论爱时，我们讲的是否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呢？爱的痛苦的体验使语言范围和与其相关的表达能力显得望尘莫及了。

爱是一种烦恼、一种许诺、一种认可

一见钟情的爱、粗野的爱、无节制的爱、炽烈的爱……

在我看来，虽然谈论爱不同于实践爱，但也会带来同样多的烦恼和陶醉。这种说法并不可笑，爱就是癫狂。无疑，这种癫狂主要产生于对爱之本质的不明确。的确，我们所讨论的爱究竟是什么？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聚在一起，曾热情洋溢地争论有关爱的问题。我们中的一位年轻、美丽、带有古典魅力的女郎把“爱”看成是愉悦、情欲和完美理想的糅合——因而，爱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之一就是它的货真价实和永恒性。在争论中，我们都在试图判断我们所谈的是否是同一个东西。爱

究竟是什么？在我们宣称自己陷入爱河时，我们是否向我们的情侣披露过这种情感的真正意蕴？对此我们不能确定；反过来，当我们的情人们向我们表达爱时，我们也从不明白他们所谓的爱的准确含义，他们自己也如此。

或许我们那些幼稚、肤浅的论争揭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者至少也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涉及到对性之隐秘的分析问题，这个问题向我们提示：由于爱不能完全用语言传达，因而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个幽密的领域。似乎，恰恰在爱恋时，个人才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感到自己主体性的强烈有力，感到自己是极其道德善良的（因为此时他总是力图有所爱的人出力），他同时发现表达爱要受到自身处境和苍白语言的限制。爱在本质上是具有个性的，因此爱的双方没有共同的行为标准，因而，一方不能因另一方在基本的方面与自己不一致而去责怪对方。要不然，他们就得借助第三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诸如宗教信仰、对社会群体的归属……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青春萌动必将使我们的躯体烦躁不宁，这种生命活力也会冲破各种观念的禁锢和神学的篱笆，绕道而行……最后，去谈论爱或许可能是语言表达的简缩，正如有人提到过的，这种简缩的作用在于能唤起种种暗示力——这完全是一种幻想的、无法压制、无法控制的潜力，而且被爱者并不清楚自己拥有打开这种潜能的钥匙……他能理解我要说什么吗？我能领悟他要说什么吗？有的人相信：当爱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时，恋爱双方可以彼此交流、理解一切；而我认为：正如当第一次感情的创伤袭来并且烦扰着我们脆弱的躯体时我的情人表现出来的那样，她会无言以对……

身份不明、言词含糊：有人认为，对个人而言，只有在爱的无法挽回的裂变袭来之后，他才突然对爱有所醒悟。由于受这种裂变创痛的困扰，当事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确切地讲，一开始

当事人充其量也只是有一种表达的欲望。但这真的是要想表达什么感受吗？我看未必。如果不是这样，又是怎样的呢？甚至在情书里，那种要控制、重塑对方的幼稚的、悖理的动机，也在爱的“烈火”的烧灼下荡然无存，情书中采用的仅仅是“我”、“你”或者“我们”等精心雕琢的词汇，就连“我们之间”这种词语亦显得敏感、危险，而不被使用。即使爱在处于危机、濒临崩溃、陷入癫狂的状态时，它也不能完全摆脱理智的羁绊，正如发育成熟的生命有机体能够进行自我整合一样，它能够对失误予以纠正——从而，去重建、重构、重整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精神、新的生活。或许这种构建能使恋爱双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如果承认（尽管年轻的女恋人表示怀疑，她们也不得不把丰富的情感和思想通过各种身体语言表达出来）爱是可以谈论的，那么，也得承认，正如爱会使我们神意昂然一样，它更能使我们焦灼不安。甚至对那些已品尝了爱果的人来说，当他们谈论爱时，其根据可能主要是基于这种不安的体验。随着爱的自我的无节制膨胀，它会在当事者的心灵深处产生微妙的、难以觉察的偏离——爱开始走入绝境，正如过份的谦卑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傲慢一样。是自恋的折磨？是被阉割般的痛苦？还是死亡对自我的困扰？这些残酷的字眼给人一种印象——爱是极其脆弱的，似乎它的狂涛在逐渐消失，一种平静的力量正在缓缓滋生，而在这表面的平静下，藏匿着的精神创伤不亚于肉体的创痛。恐慌和欢愉的情感隐藏了，在此暂时的隐退之前，我还在期待着眼下另一次不可能的爱，可痛苦的处境却向我暗示：正在恋爱的我已不复存在，我已成为另外一个人了。这种境遇会引起我们诗一般的、令人痴迷的遐思，却也暗示着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不再是完整不可分的，自我变成了非我——他人。爱导致一场悲剧的可能性已得到认可和确证。

痛苦不断加深着爱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确令人叹服，这是灵

魂里的一种为了别人、通过别人和与别人一道共存亡的体验。当人们梦想着过上一种幸福、美满、和谐、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活时，通常把爱看成是这种社会赖以建立的根基，尽管爱在其进程中，有时可以使我们轻松愉快，有时却只能给我们增加沉痛的重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热情奔放的爱与其说是与和谐、幽静的文明相匹配，不如说是与相爱者的癫狂、崩溃和分离相一致。在这种脆弱的爱的火山之巅上，经历着死与再生的殊死搏斗。

旧的道德戒律对爱采取压抑和限制的办法，使人们丧失了爱的勇气 and 安全感。在妇科手术室里，在电视屏幕赤裸裸的暴露下，妇女的隐秘已不复存在。这种做法如果不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发展和管理，从而不是为了社会的政治，而是单纯出于一种为满足快乐和欲望的目的，那么，我们就是在毁灭人类神圣的羞耻心，把爱给葬送了。在人类思想的残砖碎瓦中，我们终于发现，尽管爱欲在过去受到了公开的或隐晦的压抑，却仍然生机勃勃、一往无前，偶尔还带有利他主义的色彩。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是出于谦虚和退让的动机，而是要承认人类所具有的这一最伟大、最神圣的权利。我认为，爱在自己时空中的权力是惊人的，它是支配人类的高贵君主，而不是受人类挟制的奴隶。爱是可分离的，而非铁板一块；是易于迷失的，而非一成不变；甚至爱亦可因被压抑而窒息。但是，对爱侣的美好联想，也会拓展人类精神王国的无限空间。这是自我陶醉、胡思乱想吗？如果你在爱，那么，这种权利就是至高无上的。

就快乐的各个方面而言，爱的回避和转移乃是欲望的一种补偿，它把我扩展到整个宇宙的范围。我无须就此问题再进行详尽阐述了，因为很多巧言善辩的理论家们已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问题的每一方面都是完整的，所以，人们只要更换一下场合，就可以沿着他们开辟的理论途径走下去……

期待使我对自身的缺憾变得异乎寻常的痛苦和敏感，这一点

我在以前并未认识到。现在，当我正期待着弥补这些缺憾时，我才发现，这不仅对于过去，而且对于现在乃至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这的确令人心寒。时间对相爱的人来说，已变得混沌一片……躯体内汹涌的情感与混乱的思想相混淆，呐喊着，呼唤着，形成一条放荡不羁的河流，倾刻将我吞没……完整的躯体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其各个局部的细微变化——细弱的、有些发颤的声音，发干、发涩的喉咙，眼睛像闪烁的星辰，明亮透彻而又温情脉脉，双颊不时泛起片片红晕，皮肤也因激动而一阵潮红、湿润，心跳随之加速，如同汹涌澎湃的激流……这一切都幻化成了一种令人销魂的情感喷涌……爱所引起的这种躯体的局部反应与恐惧所引起的反应是一样的吗？爱的恐惧和需求不再被限定、阻止，而是跃跃欲试，企图越出它们的禁地。不仅梦想着超脱各种礼仪和禁忌的限制，也想摆脱前面提到的一切繁文缛节的束缚；一方面感到诚惶诚恐，另一方面又渴望着对自我禁锢的超越……爱首先给人带来某种满足，接着是愉悦、允诺和希冀，希望有完美幸福的未来。爱没有时间的定界，是永恒不朽的，它把过去与未来衔接起来，它是时下情感的自然表露和喷涌，是自我的完善、发展和重构，而且，它也永远不会使人满足……。即使到未来，以前人们所崇拜和信仰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人类也将永远生活在期望和失落交替的境况之中。

简言之，爱就是一种痛苦，同样也是一种允诺或认可。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与特定的人相爱，没有时间限制，也不受场合、年龄等的制约……或许是偶尔短暂的恋情，或许是终生不渝地相爱。

今日由于爱不再受清规戒律的限制，它的自由度得到了强化，是喜是悲任由你定；同一时期、同一社会团体或同一社会阶层，不再有一个共同的爱的标准或规范。精神分析家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根据社会契约授予的权限，对这种仍属于个人行为的爱进行

研究而已。

自恋行为与理想化

爱植根于情欲和快乐的土壤（尽管现实中的爱可以脱离情欲和快乐，但爱本身却仅仅以象征性的或想象的方式就包容了二者），并且，爱处于自恋和理想的边缘，对此，一般人是赞同的。一当爱的自我(ego)把一个理想化了的对象作为一面自我观照、自我欣赏的镜子，它就会不由自主地突出自己、美化自己，不然，就好像自己会被肢解、被淹没似的——我是多么高贵、多么无与伦比、多么完美，而对方（被作为观照的对象——译者）又是多么的渺小、微不足道，这又导致了我和他的结合是坚不可摧的。所有关于爱的谈论都涉及到自恋问题，而且都把自己尊奉为最完美、最理想典范的化身。神学和文学号召我们摆脱罪恶和残忍的习性，在爱的天地里寻找自己的活动领域，建构自己的个性，力求超越高贵的对象——这是追求至善至美的隐喻提法。时下，由于我们的爱缺乏个性风采，完全被诸多卑下的行径所左右，过去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保证我们通向至善至美道路上的“航标灯”，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可靠了，因而，我们陷入了爱的危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渴求爱。相比之下，哪儿有了爱的新风尚，哪儿就必定存在着一幅具有爱的个性色彩的新画面：这种全新的爱的理想，虽然眼下还是短暂的，但却有着永恒性（一刹那的永恒），它强烈地感染、召唤着我们。精神分析家们谈论着这种新的理想，那些处在与传统的、官方的道德尺度相悖的，与一般伦理社会相抵触的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包括孩子们、妇女们、同性恋者、异性夫妇，提起它亦津津乐道，甚至推崇备至（由于它的出现是最出乎人们预料的，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震撼性）。今天，我们发现，那些记载在历史长卷中的或传说中的、色彩斑斓的、所谓永恒的、坚不可摧的爱已经不复存在。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消